

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3日开幕

### 《酱园弄·悬案》担纲开幕片

羊城晚报讯 记者何晶报道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3日至22日举行。在5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组委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全名单，发布了官方海报，并介绍了筹备总体情况。

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3日公布排片表，6月5日中午12点在大麦、淘票票两大平台开始售票。开幕影片为陈可辛导演的《酱园弄·悬案》，将在6月14日晚的金爵盛典后在上海百家影院进行全城特别放映。

今年，上海国际电影节恰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、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，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将以“时代风华 梦启新程”为主题，回顾中国电影双甲子的辉煌成就，激励广大电影工作者立足新时代、奋进新征程。

国际影展策划“和合共生：中外电影的百年共振”特别单元，精选经典电影，呈现中外电影史上标志性作品的银幕对话，展示中外电影互学互鉴、互促互进的历程。

依托由上海国际电影节发起成立的“一带一路”电影节联盟，“一带一路”电影周系列活动将继续在本届电影节期间举办，包括举办圆桌论坛、产业论坛、生活市集、魅力浦东之夜等活动；展映继续走进长三角，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宁波、合肥连同上海一起展映来自“一带一路”电影节联盟成员单位推荐的精选影片。

据悉，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5个单元共收到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00余部影片报名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报名参赛作品超过2800部，美洲与非洲地区的报名影片数量显著增长，短片单元报名数量较去年增长18%。本届报名参赛作品中1820余部为世界首映，520余部为国际首映，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综合首映率超过80%，也是历年最高。

此外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规划进行了升级调整，以打造更多的特色单元，展现出更多元的视角。



《酱园弄·悬案》海报

在都市剧题材创新面临挑战的当下，国内首部深度聚焦整形医美行业的影视剧《以美之名》闯入大众视野。该剧打破传统医疗剧的创作窠臼，以双女主为叙事核心，探讨生命尊严与美的多元定义，题材新颖且紧扣社会热点。近日，羊城晚报·羊城派记者独家专访了《以美之名》的编剧江霞，揭开这部剧背后的创作密码。



剧集展现两个强大的女性的灵魂碰撞

### 都市剧题材创新面临挑战 “女性题材”如何吸引目光？

# 编剧江霞谈《以美之名》的创作与思考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

“双女主”剧情避免落入“闺蜜反目”的俗套

#### 展现现代女性反“闺蜜反目”俗套

剧中，乔杨和周静雯的“宿敌式”关系被观众津津乐道。在创作双女主戏时，江霞借鉴了部分双男主剧的创作思路，避免落入“闺蜜反目”的俗套。

“最初创作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要写两个强大的女性的灵魂碰撞，也参考了如《早间新闻》这样的双女主职业剧。但总体来说，‘双强’的女性剧并不多。”但团队意识到，诸如《白色巨塔》这样的“双强”男主剧很多，男主之间的碰撞往往是价值观的碰撞，他们之间的羁绊往往源于深刻的相互欣赏，这也成了乔杨和周静雯

人物关系的创作灵感来源。在江霞看来，所谓“闺蜜反目”反映的是创作者对女性生活世界想象的局限性，认为女性之间的核心关系只能围绕竞争男性的选择和认可，但这种想象已经不符合现实了。“乔周二人的矛盾源于过往的经历，和她们对整形医生这个职业理解的不同，但根源是一致的。”江霞表示，像乔杨、周静雯这样的现代女性，她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挥价值的空间都很大，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和追求，她们的价值源于她们本身的出色和精彩。

#### 创作应打破“女性题材”观念

“大女主”戏近年来颇受欢迎。江霞坦言，创作《以美之名》并非刻意走“大女主”路线，而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自然呈现。她认为，没必要局限在做“女性主义”这个思路，应该打破“女性题材”观念。“女性当然和男性有不同的特质，但女性可以是任何类型题材的主角，而不只是女性题材。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各种题材类型的成功尝试了。”江霞表示。作为编剧，江霞认为，现在已经不是创作者给观众看什么，观众就看什么的时代。

观众可选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多，获取自己需要的内容的渠道也很多，因此创作者要前置地去思考，自己提供的内容不够新颖有趣、引人注目。“有意义的内容，如果创作者没有想到有意思的切入点或者新鲜的表现形式，可能就没有信心去把它做出来。”在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“青石计划”创投活动上，担任初评评委的江霞就发现，有不少创投提案的题材或原型故事非常有趣，但创作方式相对常规，最终因为“想象不到它的生存空间在哪”而被淘汰。

#### 青年创作者要勇敢表达

在江霞看来，青年导演、编剧在创作上既有优势也存在不足。他们的作品成熟度和专业性都越来越高，也会更多地考虑市场需求和商业性，剧本大多类型特征明显，使得这些项目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。“但这也导致大家创作的题材很容易扎堆，比如前些年会有很多历史战争题材，这些年有大量的科幻、女性题材，这显然是市场上的成功案例产生了指引。”江霞认为，青年创作者对市场敏感很有必要，但是每个人得先想清楚自己的核心优势

是什么，只创作没有短板的作品是不够的，现在市场上能存活的总是长板足够长的作品。对于青年编剧该如何平衡表达与市场，江霞建议，影视作品具有工业产品属性，考虑商业因素是创作者该有的责任心，不能因为个人的执念让所有人的心血白费。但要区分是为了商业的合理妥协，还是因噎废食的自我阉割。“青年编剧还是要勇敢表达，同时做到心中有数，在创作时大胆尝试，借助团队经验把控风险。”江霞分享道。

### 活人与死人一墙之隔，生与死一墙之隔，富贵与贫穷也一墙之隔

# 守墓人玛利亚

□许东晓(菲律宾)

每年11月1日的亡人节，我都会陪太太去华侨义山扫墓，太太的祖父母和父亲长眠在这里。

2020年和2021年的亡人节由于新冠的原因，政府禁止人们上义山扫墓，前年亡人节上义山已是时隔三年之后。我们怕人太多，选择提前两天去扫墓。那天，下了瓢泼大雨，义山有点积水。

很多年前，扫墓时看到坟墓杂草横生，长年累月风吹雨打，墓草生满青苔，连坟墓上的名号都难以辨认，于是决定请一位义山的守墓人每年定期清理坟墓。华侨义山有一群以此为生的守墓人。

刚到义山，守墓人玛利亚又像幽灵般出现在我们眼前。玛利亚，五十多岁的菲律宾人，她在华侨义山上守墓已经三十多年了。她告诉我们她是从她母亲的手中传承这份工作的，明年将把工作传给她的儿子。

说是工作，其实华侨义山管理处

是没有给工资的，她的收入是帮人家看管坟墓，定期给坟墓除草、清洗、保养，以坟墓的大小计费，有墓碑的话收费就比较高。每年只收费一次，就是趁亡人节时孝子贤孙上义山时收钱。

我问他，前两年政府禁止人们上义山扫墓，两年没收守墓费，她们一家的生活是如何度过的。玛利亚眉头紧锁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眼泪差点从眼眶中滴下来。玛利亚一家五口人就住在义山一墙之隔的贫民区，本来他们一家人就住在义山上，与坟墓为邻，后来义山管理处出新规定，所有在义山上工作的人都不能住在义山上，他们只好在贫民区找到一处栖身之所，一家人挤在一处没有水没有洗手间的铁皮屋中；她的丈夫已去世，儿女又没工作，仅靠她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新冠流行期间，她两年没有收入，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，连一部老式手机也不得不卖掉，

贴补家用。每年我们上义山，她都会像幽灵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知道我们已到义山的，我们没有提前通知她，也没固定哪天上义山，好像她安了天线的似的，每当我们点起蜡烛，她一定会出现。每次到义山看到先人的坟墓洗刷一新，周围没有杂草，墓草也刷上了崭新的油漆。拿人钱财，认真做事，履行作为守墓人的职责，她还是有诚信的。

华侨义山的创建，是当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实行民族歧视、压迫和排斥的结果。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，马尼拉瘟疫流行，非天主教徒的华侨死后不许安葬于天主教公墓，马尼拉华侨遂有单独开辟华侨义山之举。1870年，侨领阮瑞购地捐赠作为义山之用。1877年，菲律宾中华总会善举公所成立，负责管理华侨义山。1878年，侨领杨尊亲在原有义山的基础上，

又添购地皮，增辟坟场，建筑崇福堂，作为追悼奠祭之用。从此以后，客死他乡无法落叶归根的菲律宾华侨才死有葬身之地。

这片华侨义山埋葬着许多先贤和抗日烈士。也许是背井离乡的原因，有的坟墓建得极尽奢华，有中式、美式、欧式、俄式等风格，因此，菲律宾华侨义山有“世界上最豪华墓园”的美誉。一排排整齐的坟墓，像一排排北去的归雁。

和玛利亚结束三年的守墓费，太阳也即将下山，雨后的义山变得十分清静。她告诉我们，她将来用我们付给她的钱买一部新手机。看着玛利亚充满感激的眼神，我有些心酸。

沿着纵横交错的义山道路，看着街道两旁建筑豪华的大理石坟墓，再远望着与义山一墙之隔的贫民区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：活人与死人一墙之隔，生与死一墙之隔，富贵与贫穷也一墙之隔！

朋友说，她最近扁桃体发炎都半个月了，樱桃等都是上火之物，不能多吃。而国画里最有味道的果子，则是下火的枇杷；枇杷画得顶好看的，是汪曾祺。

是，他画的枇杷，和我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吃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春雨中，枇杷熟透，是一年中国南方最早的佳果。每年农历三月末，上屋阿婆家菜园边一棵巨伞似的树上，熟透的枇杷总是那么诱人！翠绿的叶子衬出明黄，圆润滴水，黑色肚脐点染着，像一个个可爱的小娃娃，看着好可爱，挂在树上就是好看的水彩画儿，总不舍得摘下来。浓密的枝叶披散到古藤石墙外的水边。

清早，来到井边担水的我，看一眼，闻着甜香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有时，阿婆最小的孙子碰巧坐在树上吃枇杷，他会捡最大最黄的几颗果子，丢过来落在井台边、水井里。可把人高兴坏了。我家老屋后也有一棵枇杷树，记忆里，

只开过几簇花结过几串果，就那么意思了一下，表明它也是一棵枇杷树。夏天以后，这棵枇杷树还特别爱长毛毛虫，密密麻麻满叶子背面，挤得掉下来了。不小心落在手臂、肩背，痒得不得了，挠到哪儿哪儿红肿发痒。每一回惹上这麻烦事儿，奶奶便急急地去菜园里割一把老韭菜，放灯盏火上烤熟，发出辛辣的香气来，手掌心里揉搓出汁液，往红肿处使劲儿搽拭，皮肤上一个个凸起的小水泡儿汲取韭菜汁，立马就不那么痒了。直接连敷几天，就能全好。

近几年，每回下午四点出门散步，往蛤蟆塘那条有鹅掌楸浓荫蔽日的水泥路进去，绕绕山寺公园一圈，从北边一片菜地出来，沿北澳淡水渠边走，左拐便是一片狭长屋场，几乎家家庭院边种着青绿枇杷。

看着三月里，长长雨墙墙头伸出一串串枇杷湿漉漉，美得很。举手机拍照，吃是不想吃了。不过，若主人许可，摘下来，和懂你的人一起尝尝，自然是欢喜的。

### 若主人许可，摘下来，和懂你的人一起尝尝，自然是欢喜的

# 春雨枇杷湿

□唐咏梅

朋友说，她最近扁桃体发炎都半个月了，樱桃等都是上火之物，不能多吃。而国画里最有味道的果子，则是下火的枇杷；枇杷画得顶好看的，是汪曾祺。

是，他画的枇杷，和我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吃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春雨中，枇杷熟透，是一年中国南方最早的佳果。每年农历三月末，上屋阿婆家菜园边一棵巨伞似的树上，熟透的枇杷总是那么诱人！翠绿的叶子衬出明黄，圆润滴水，黑色肚脐点染着，像一个个可爱的小娃娃，看着好可爱，挂在树上就是好看的水彩画儿，总不舍得摘下来。浓密的枝叶披散到古藤石墙外的水边。

清早，来到井边担水的我，看一眼，闻着甜香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有时，阿婆最小的孙子碰巧坐在树上吃枇杷，他会捡最大最黄的几颗果子，丢过来落在井台边、水井里。可把人高兴坏了。我家老屋后也有一棵枇杷树，记忆里，

只开过几簇花结过几串果，就那么意思了一下，表明它也是一棵枇杷树。夏天以后，这棵枇杷树还特别爱长毛毛虫，密密麻麻满叶子背面，挤得掉下来了。不小心落在手臂、肩背，痒得不得了，挠到哪儿哪儿红肿发痒。每一回惹上这麻烦事儿，奶奶便急急地去菜园里割一把老韭菜，放灯盏火上烤熟，发出辛辣的香气来，手掌心里揉搓出汁液，往红肿处使劲儿搽拭，皮肤上一个个凸起的小水泡儿汲取韭菜汁，立马就不那么痒了。直接连敷几天，就能全好。

近几年，每回下午四点出门散步，往蛤蟆塘那条有鹅掌楸浓荫蔽日的水泥路进去，绕绕山寺公园一圈，从北边一片菜地出来，沿北澳淡水渠边走，左拐便是一片狭长屋场，几乎家家庭院边种着青绿枇杷。

看着三月里，长长雨墙墙头伸出一串串枇杷湿漉漉，美得很。举手机拍照，吃是不想吃了。不过，若主人许可，摘下来，和懂你的人一起尝尝，自然是欢喜的。

吃着母亲包的粽子，享受一场味蕾的盛宴，感觉很温馨、很幸福

# 潮汕“五月节”

□黄进敏

“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”。端午，潮汕人称之为“五月节”，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。

端午的前一天，母亲是最忙碌的。她很早就起床准备包粽子的材料。拿出早已洗净的粽叶；淘洗糯米，并泡上一个小时；将肥瘦适中的新鲜五花肉切成薄片，剥成蛋黄，接着把香菇切成小块加上蒜末翻炒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母亲就坐在小凳子上，包起了粽子。

拿起一片粽叶，在三分之一处折成漏斗状，舀入一半糯米，均匀地填在粽叶底部，接着放入香菇、五花肉、咸蛋黄等馅料，然后又装上另外一半糯米，将多余的粽叶折回盖住漏斗包裹好，用绳子紧紧绕上两三圈，在粽腰处扎紧打结。一个鲜活的粽子就这样诞生了！

不一会儿工夫，母亲就包满了一大盆粽子。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入铁锅中，先大火煮沸，再转中火慢煮。几个小时后，粽子已熟透，母亲打开锅盖，用筷子夹起热腾腾的粽子，粽叶清香怡人的香气溢满整个客厅。此时，粽叶香味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解开绳子，撕开粽叶，缕缕香气扑鼻而来，那是糯

### 我们之间仿佛有一根神秘的纽带牵连着，刻在骨子里，永远无法抹去

# 窝囊的父亲

□袁明东

刚工作时，父亲来看我。他可能是担心我不能融入新环境。

在炼钢生产车间，他看见粗壮的电极插进钢炉发出刺耳的响声。厂房里满是黄色的烟尘，看不清人脸。他向车间里探头看了看，不知道我在哪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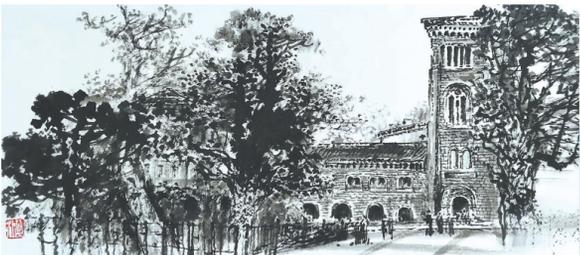
同事告诉我父亲来找我时，我有些诧异。走出车间，远远看见父亲站在公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。我走近他，他还没有认出我。我穿一套白色帆布工作服，戴一顶白色安全帽，满脸的灰尘，我摘下护目镜，露出眼睛。他瞪大眼睛看着我。直到我摘下口罩，他才认出我。

尽管父亲的到来让我感到意外，但心里还是高兴的。我在前面给他带路。他静静跟在我的身后，慢慢走过生产车间。我把父亲领到休息间，休息间凌乱，里面有一股臭汗的味道，那是工友们的被

汗水浸湿的工作服和鞋子散发出的味道。我赶紧打开窗户，外面的风吹进来，休息间污浊的空气慢慢散去。父亲没有坐下，只是站着，向四周看看，就这样沉默，好长时间，我和父亲都没有说一句话，我们站着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就好像我们要说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钢厂灼热的空气吞回肚子里了。

我在职工食堂为父亲买了粉蒸肉，青椒炒肉，回锅牛肉。父亲嚼咕一句，菜不要点太多，吃不完浪费。我没有回答父亲，只是问要不要来一碗排骨汤。父亲说不用了，然后，摆摆手还是说那句话，够了，多了吃不完。我还是给父亲买了一碗汤，汤里几块海带和几块排骨。父亲低着头吃饭，我给父亲夹菜，然后，我们各自吃着，仿佛刹那间又变得陌生。

临走时，父亲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全国通用粮票塞给我。他说这是托关系找人换的，他说我一个



南加州大学校园一景(写生) □胡江

人在外无亲无友，用着的。父亲是一名教师，在我印象中，他却很少有时间教自己的子女。小时候，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他一直在外面，每个星期才能回家休息一天，休息的时候，也在忙。休息完后又赶去上班。后来，父亲调到离家近的学校可以天天回家的时候，我又离开家，在离家约四十里的县城上班，父亲和我好像注定长期处在分开状态，这也许是宿命。只有在寒暑假的日子里，我们才能聚在一起。即使这样，父子之间仍很少说话。

父亲去世那天，我正在十楼出差，妻子转几次电话才找到我。当我

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突然感觉脑袋一片空白，整个心脏瞬间一紧，手微微颤抖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缓过神来，向客户要一根烟，他知道我不抽烟，还是把烟递给了我。我拿着他递给我的烟，抖动着点燃，猛地吸了几口，又重重地吐出来，浓浓的烟雾像是心中吐出的悲伤。

父亲就这样走了，那个在我心中有些窝囊的父亲，那个一辈子都没有出息过的父亲就这样走了，但我却突然感受到巨大的悲伤向我袭来，此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，我深深地爱着这个人，我们之间仿佛有一根神秘的纽带牵连着，刻在骨子里，永远无法抹去……